

■时光刻度

## 近故乡,遇故人

□肖亚豪(彝族)



小凉山風景

我叫爷爷,我怕生,躲到床边上去了。他声音尖细,但分明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感。这个人就是阿余阿普拉则,时任林工站站长。有他在时,我们玩闹时显得收敛多了。不过,我在烂泥箐林工站住了六年,也只见过他几回。再见他时,已经是2004年冬天。那天,父亲带我去县医院输液,回来的时候遇上阿余阿普拉则。那时他刚从新营盘退休。在老菜市场,他领着我们去肉铺称了一大块排骨,在附近的餐馆炖了萝卜下饭,极香。

屋外的天空显得格外阴沉。老人还在跟我不停地聊着……

### 二

如今,那些关于故乡、关于童年的记忆,那些曾真真切切地闯入我生活领地的人事哀乐都渐次模糊、退场、消亡。这不是一次性发生的,而是在时光中一点一点完成的。这种变化不易察觉,所以容易忽略。因为容易忽略,所以蓦然回首,我们才大为惊异,产生物是人非之感。这是时间的威力,它没有什么不能改变的,没有什么不可摧毁的。而每当我们离开故乡,它对我们的吸引力似乎就变得愈发强烈,尽管现实中的故乡早已与记忆中的不同。

去年某一天,听说县城到烂泥箐的路如今好了许多,我居然心血来潮驱车驶向了烂泥箐。

穿过水草坝,再翻过一座山,就进入了烂泥箐。此时,空中飘起了细雨。透过车窗,只见一片红白相间的洋芋花和一排高高的白杨树隐约出现在朦胧的雨雾中。一群麻雀从树上啪啦啦地飞起来,穿过雨丝,往远处飞去。刚进入镇子时,我就看见一位幼年时的邻居正在冒雨疏通屋前的沟渠。我想停下车来和他寒暄几句,但随即觉得这么做恐怕冒昧

了,毕竟我们已有近二十年的时间没有见了,猛然相见,多少有些无言。

从街头到街尾,驱车不过两分钟的时间。我心里很讶异,在我幼年时的记忆中,这是一个顶大的镇子,如今怎么忽然塌缩成指缝宽的小镇了呢?街景也完全变了样,海马歌舞厅变成了一个大超市,农贸市场成了几幢两层楼房,林业工作站大水池成了一栋红色的办公楼。只有乡卫生院没有变,但显示出斑驳的陈迹来。所有临街的建筑都拥挤着往街道上靠,使原本就不宽阔的街道显得越发地逼仄。

我把车停下来,想沿着街道找点东西吃,但所有我熟悉的小吃店都已不在,我的心里涌过一种莫名的哀伤。我最终在粮管所对面的小吃店里点了碗蛋炒饭,漫不经心地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陌生人出神。我记得这个小吃店过去的店主是个丰腴的年轻女人,她后来被一个满脸横肉的乡镇干部娶走了,从此消失在镇子里。我记起一些幼年时的玩伴来,杨增华、杨涛、沙林聪、马云涛,还有一个左手残疾的女孩子,她瘦弱单薄,皮肤白皙,每天傍晚总要来林工站挑水。两个银色的铁桶里装满水,水面放两根嫩绿的松枝,迎着夕阳消失在巷道口。他们如今去了哪里?纵使相逢,也该形同陌路了吧?

吃完饭,我从烂泥箐驱车爬坡至空宗伊德。在此之前,阿普偕偶在县城带孙子时,跟我讲过村子如今的大致情况:村路硬化了,房屋都建了新式的,村容村貌已完全变样。现在,大家通过打工赚了钱,在县城购置了商品房。老人念旧,怎么着也要回到村里,不愿死在县城里。在他们看来,死亡是件庄重的事。人死了,怎能不唱《指路经》,不按祖宗的规矩办呢?

在牦牛坪坝子上,听猎猫山风呼啸而过。记忆中,这里分布着大大小小的

湖泊,水质干净澄澈,跟琥珀似的。其中最大的一块湖泊就在我所站的位置下,湖水随四时流转而明丽,汹涌冷冽。有一年夏天,我随祖父赶着绵羊来湖里洗羊毛,明晃晃的日光下,湖水荡漾着一片明丽的光波,有一名青年骑着一匹雪白的骏马从湖边经过,他高昂着头,跨在马背上手舞长鞭,纵马飞驰,直至消失在湖对岸的冷杉林中。多少年来,这身骑白马的青年反复出现在我的梦中,像是从未离开。

傍晚,我在野地里看到橘黄色的落日,夕阳悬在天边,映红了这片熟悉的山川草木。夕阳一点点地消逝,正如我消逝的童年。我在这里出生、成长,这里安放了我的大半个童年。

### 三

烂泥箐、空宗伊德和牦牛坪,我心里一直认定的三个故乡,它们在我心里占着近乎等分的分量。它们是我生命钟摆上的三个重要刻度,我一生中最甜美的记忆和灵魂深处的梦魇均来源于此。但这么多年了,老一辈的人相继离开这个世界,同辈的人久未相见,已成陌路。那些才成长起来的陌生面孔以及他们打量我时的眼神都在提醒着我,我已经不属于这个村庄。故乡已经只残存于我的记忆当中了。

每一年的某一刻,都会从故乡传来熟悉的某离开人间的消息,我除了错愕,就是感伤。我知道,每个熟人的离开,都意味着我们记忆中某个部分的消逝。这不就是阿余阿普拉则此刻的心境吗?

吃完米线,我起身告别,阿余阿普拉则也立起身来。他提着一个白色的塑料袋,弓着腰,颤颤巍巍地拐进人来人往的医院大门,消失不见。我在心里道了一声珍重。

### ■行与思

一盘菜端上桌来,绿莹莹的,闪着诱人的光泽,还未举箸便已口舌生津。迫不及待夹了一筷子入口,一股独特的清香味便充满了口腔,嚼之则鲜嫩、爽脆,我旋即反应过来,这是吃到新菜了。广昌的朋友笑着说:“这道菜名叫泽泻,没吃过吧?”

印象中,泽泻是一种中药材,呈薄片状,我实在难以将它们联系到一起。朋友又笑着解释:“制成中药的是泽泻的块根,我们吃的是泽泻的花茎。”原来如此。据说,全国种植泽泻的地方有不少,但将泽泻花茎做成餐桌美味的却鲜有。怪不得同在江西,我也是第一次见识呢。泽泻花茎富含泽泻醇、微量元素、不饱和脂肪酸等诸多营养成分,广昌人是将它作为特色保健菜肴来做的。在广昌的菜市场,它的售价堪比肉类,要搁在从前,普通人家只有在招待重要客人时才去采买。闻听此言,我忍不住又多吃了几箸。

我热爱美食,每去到一个地方,遇见一道新菜,尤其是好滋味的菜,皆视作人生美事。认识泽泻的兴致就这么被调动了起来,我要主人带我去看看长在地里的鲜活的泽泻。广昌的泽泻主产地在驿前镇,这是个偏远的山区乡镇,从县城驱车前往大约需要一小时。时值春夏之交,万物都在铆足了劲地疯长,加之广昌县森林覆盖率很高,故而一路上目之所及无不是铺天盖地的绿。车窗外,一会儿是莽莽的群山,一会儿是碧绿的原野,生态之美和寻访新事物的愉悦,都让人心旷神怡,以至忘却了舟车劳顿。

泽泻在四川等地多有种植,江西则以广昌为最。自清道光年间开始算起,广昌县已有两百多年的泽泻种植史,因为个头大,当地百姓还把它称作“大天鹅蛋”。我心想,他们是有些幽默在身上的。

车子在姚西村前停下来,这里有成片的泽泻种植基地。然而我来得并不是时候,此时泽泻大多已经采挖完毕。朋友领着我走过一条窄窄而长的田埂,穿过一块块波光粼粼的水田,终于发现了一块绿油油的泽泻地。我飞奔过去,要亲眼看看泽泻长什么样。但见一株株泽泻在湿润的水田里开枝散叶,通身都是绿的。挺拔的茎、扇形的叶,亭亭玉立,与乡间常见的农作物芋头有几分相似,只是植株略小巧些。我查了一下,它们都是单子叶植物纲,怪不得长得有些相像。朋友眼明手快,发现一根花茎,将其折下来,递到我手中。我细细端详,它形似一支毛笔,妙趣横生。

泽泻在广昌有一万多亩的种植规模,人们每年采摘花茎当蔬菜,挖出块根做药材,收获了较好的经济效益。然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泽泻原本是作为配角被引种到这里的。广昌是千年莲乡,种莲需要以轮作或套种的方式改良土壤,方能保证收成。从前,人们大多将白莲与水稻、烟叶轮作,只能是种一年歇一年。泽泻就不一样了,可以当年错时种植。白莲在春天栽种,夏天采收,泽泻则在秋天栽种、冬天和春天采收,两种作物几乎无缝衔接。如此一来,当地的土地利用率大大提高。更重要的是,白莲与泽泻套种后,田间病虫害减少了,土壤更肥沃了,莲子的口感、品相和营养价值也提升了,真是一举多得的美事。朋友说,泽泻喜温暖、耐高温、怕寒冷,爱长在稍带黏性的土壤里,与广昌的莲田十分契合。我有些疑惑,类似的自然条件在南方乡村比比皆是,何以单在广昌大量繁衍,又何以驿前镇为最?探究之下得到的答案是:泽泻对水质的要求比较高,喜清洁、怕污染,只有在酸碱度适宜的水中才能健康生长。

怎样的水可以滋养出健壮而美味的泽泻呢?朋友领我去了抚河源头。距姚西村不远处,就是江西广昌抚河源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站。工作站门前,有一条长满野草的砂石小路,顺着小路上行不久,就听到了哗哗的流水声。我急切地跳过搭石,透过掩映的林定睛一看,一条瀑布蛟龙般扑面而来。再靠近些,便能感受到细密的水花从面颊上轻轻拂过,整个身心就都沉醉在清新湿润的空气里了。不由感慨,这一脉纯净的清泉,流过驿前镇,流入姚西村,流进一块块平展展的水田里,不养出好作物来才怪呢。

泽泻亭亭,讲述着生态的故事、植物与植物相互成全的故事。徜徉良久之后,我捧着朋友摘下的那根泽泻花茎,离开了驿前镇。我知道,再过几天,村庄里所剩不多的泽泻也将被采收完毕,在那水光潋滟的田野里,将有成片的白莲要抽出新叶,开出荷花。一年一年、一季一季,农民不会停止他们的劳作,大地也不会停止她的奉献。



□朝 颜(俞族)

## 泽泻亭亭

### ■民艺撷英

## 三江农民画,描绘百里侗乡新变

□本报记者 黄尚恩

三江侗族自治县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唯一的侗族自治县,因境内有寻江、都柳江、融江三条江汇聚而得名。这里保存着庞大的侗族木结构建筑群,200多座风雨桥和230余座鼓楼散落各地,还有成片的吊脚楼随山而建、错落有致,共同见证了三江人民世代传承的智慧与匠心。这些建筑不仅是人们避风避雨的场所,更是展示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风雨桥横跨溪流、廊亭相连,彩绘雕花点缀其间,人们经常在此对歌,不时有清亮的歌声飞出廊檐。鼓楼结构精巧,以复杂的榫卯技艺将万千木构件紧密咬合,层层叠叠,直上云霄。每逢节庆,人们聚集在鼓楼坪,赛芦笙、踩歌堂、演侗戏,将整个村寨变成一片欢腾的海洋。

三江农民画就孕育在这片热土之上。鼓楼和风雨桥上的彩绘、侗绣和侗锦上的花纹图案,是三江农民画的古老源头。千百年来,三江人使用天然的颜料进行绘画,比如从植物中提取蓝靛,从随处可见的红泥和软石中提取红色,而黑色则取自农家烧火做饭后留在锅底的锅灰。农民们在农闲时折木为笔,在墙壁、侗纸、侗布等介质上展开他们的艺术创造。20世纪70年代初,在全国农民画热潮的影响下,三江县组织文化馆美术专干刘克青等人开展绘画辅导。第一届农民美术辅导学习班在县里举办。当时县里有11个人民公社,每个公社送两三个喜欢画画的学员参加。后来,三江县文化馆先后到林溪、独峒等地开展培训,三江农民画创作队伍不断壮大起来。1983年,三江县作者创作的15幅农民画参加了“广西首届农民画作品展”,9幅作品获奖。1984年,三江农民画作品在第一届全国农民画展中获得一等奖。这极大地提升了三江农民画作者的创作信心,也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项事业中来。新时代以来,广西三江农民画进入发展的快车道。2012年,它被列入广西第四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6年,“中国梦·侗乡情——广西柳州三江农民画晋京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展览展出的150幅作品,全面展现了三江农民画家的创作风采。2024年,来自三江的陈美美作品《正月里来过新年》和荣雪莲作品《美丽侗乡》双双入选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且皆为进京展出作品。

三江农民画植根于民族地区的生产生活场景,注重表现风雨楼、鼓楼、吊脚楼等侗族建筑,喜欢描绘吹芦笙、跳多耶



家家户户庆丰收 杨共国 作

舞、唱侗族大歌等场面以及“月也”“三月三”等民俗活动。山清水秀的自然风光、热情奔放的歌舞娱乐、欢天喜地的丰收庆典,频繁地出现在画家们的作品中。年近七旬的杨共国,是三江农民画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他善于将三江的民俗风情、桥梁建筑等元素融汇到同一幅作品之中。比如他的《讲款》,形象地展现了寨子里的男女老少齐聚于鼓楼坪静听款师讲款的场景。整幅画以款师为中心,他站在鼓楼前,向坪地上密密麻麻的村民们讲述款规、款约,四周是富有民族特色的吊脚楼。《家家户户庆丰收》则描绘了三江人民喜庆大丰收的场景,人物的“动”与吊脚楼的“静”相映成趣。

在艺术上,三江农民画的最大特点是构图饱满,画面不留空白,物象密集排列。画家常将不同时间、空间的场景、物件并置一图。在同一幅作品中,甚至会出现不同的视角,比如俯视、仰视、平视等。这些不同视角的使用,往往是为了让所有的物



正月里来过新年 陈美美 作

象都朝向画面的中心或者中轴,形成更强烈的整体感。在造型上,三江农民画不追求写实与逼真,而是通过夸张、变形、象征等手法突出物象的精神内涵。为了突出中心人物、核心物象,画家们会将其整体或者局部进行无限放大。比如,在婚礼场景中,为了突出新娘,画家经常会把新娘的头与脸放大。在颜色上,三江农民画喜欢使用高纯度、强对比的颜色,营造出热烈、欢快、饱满的视觉氛围。这种用色习惯,与侗族服饰的用色美学一脉相承,深深植根于民族的集体审美意识之中。

近几年,在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支持和引导下,三江农民画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从创作内容上看,画家们积极表现新时代的新生活,以高铁进县、乡村振兴等为主题的作品明显增多。为了更全面展现家乡的变化,三江农民画家们还集体创作长画卷。比如《惊奇柳州》(长16米,高0.8米),以柳州的“一台车、一江水、一朵花、一碗粉、一宗师、一歌仙”为主题,

将柳州五菱汽车、柳州、紫荆花、螺蛳粉、柳宗元、刘三姐等具有地方特色的意象呈现出来,使三江农民画的题材在现代语境中变得更加丰富。

农民是三江农民画的主要创作力量,但近年来,教师、专业美术工作者、返乡青年(特别是那些在高等院校受过专业训练后返回故土的大学生)等的踊跃加入,为三江农民画带来了更加鲜活的面貌和全新的创作技法、审美观念。他们的作品不再一味地追求画面的“满”与“全”,而是注重构图上的留白。同时,他们大多投身教育,培养中小学生成为三江农民画的后备力量。这些都推动了三江农民画的多样化发展。此外,三江农民画跳出了仅销售原创作品的局限,大力开发各类衍生品,将画作移植到簸箕、扇子、笔筒、竹篓、陶瓷、手机壳、丝巾、布艺、服饰等实用物品上。三江县通过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网络,极大地扩展了农民画及其衍生品的市场半径,有力赋能了乡村振兴。

三江农民画的发展,也与广西评论界的助力分不开。早在2018年,《南方文坛》编辑部就组织专家走进三江,走进农民画家的创作现场,随后在2018年第5期推出了《三江侗族农民画的理论阐释》《槛外侗画论》等多篇学术论文。广西美术家协会、广西书画院、广西艺术学院等长期通过展览、研讨、培训等途径推动三江农民画的发展。2025年9月,在《“文艺赋能乡村”工作方案(2025—2027年)》发布的第二天,广西评论家协会、柳州市文联在三江县联合举办“文艺赋能乡村——三江农民画高质量发展系列推介活动”。张燕玲、陆丽娟、李永强、梁冬华等近十位评论家围绕近期出版的《三江农民画精品集》《三江农民画艺术论集》进行研讨。大家谈到,三江农民画要保持农民画的个性和民族性,在守正的基础上寻求创新。在创作中,要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的关系,在数字化时代既要拥抱新技术,又要坚守文化根脉。文艺赋能乡村,文艺赋能乡村振兴,三江农民画有着无限的发展空间,应通过更多优秀作品,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力量。

百里侗乡,千年画卷。如今,三江农民画正以蓬勃的生命力融入三江人的现实生活。画家们手中的画笔,正勾勒出非遗保护与乡村振兴相融共生的生动实践。这既守护了侗族文化的精神内核,又为村民绘就了文化致富的崭新画卷。